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四辑:法国小说)

长篇小说

Sapho

萨芙

〔法〕都德(Alphonse Daudet) 著
王实味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四辑：法国小说）

◆长篇小说◆

Sapho

萨 芙

〔法〕都德（Alphonse Daudet）著 王实味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芙/[法]都德著;王实味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4
ISBN 978-7-5426-6008-4

I. ①萨… II. ①都… ②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5076号

萨 芙

著 者/[法]都德(Alphonse Daudet)
译 者/王实味

责任编辑/陈启甸
封面设计/清 风
责任校对/江 岩
策 划/嘎 拉
执 行/取映文化
监 制/姚 军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电 话/021-22895557
印 刷/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50×900 1/16
字 数/280千字
印 张/18
书 号/ISBN 978-7-5426-6008-4/I·1290
定 价/94.00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出版人的话

出版人的話

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表述方法和体裁样式的形成，是与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大量翻译外国作品的影响分不开的。那个时期对于外国作品的翻译，逐渐朝着更为白话的方面发展，使语言的通俗性、叙述的完整性、描写的生动性、刻画的可感性以及句子的逻辑性……都逐渐摆脱了文言文不可避免的局限，影响着文学或其他著述朝着翻译的语言样式发展。这种日趋成熟的翻译语言，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助推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生成。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一直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传统的文言文用词简练、韵律有致，清末民初还盛行桐城派的义法，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叙事和论述的表达，特别是面对西式的多有铺陈性的语境。在西方著作大量涌入的民国初期，文言文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取而代之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用白话文的句式、文法、词汇等构建的翻译作品。这样的翻译推动了“白话文革命”。白话文的语句应用，正是通过直接借用西方的语言表述方式的翻译和著述，逐渐演进为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形式逻辑。

著译不分家，著译合一。这是当时的独特现象。这套丛书所选的译著，其译者大多是翻译与创作合一的文章大家，是中国现代书面语言表述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践者。如林纾、耿济之、伍光建、戴望舒、曾朴、芳信、李劫人、李葆贞、郑振铎、洪灵菲、洪深、李兰、钟宪民、鲁迅、刘半农、朱生豪、王维克、傅雷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翻译与创作合一的大家，因丛书选入的译著不涉及未提。

梳理并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是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迄今为止，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认同，大体没有超出那时的翻译范围。

当今的翻译可以更加成熟地运用现代汉语的句式、语法及逻辑接轨于外文，有能力超越那时的水准。但也有不及那时译者对中国传统语言精当运用的情形，使译述的语句相对冗长。当今的翻译大多是在

著译明确分工的情形下进行，译者就更需要从著译合一的大家那里汲取借鉴。遗憾的是当初的译本已难寻觅，后来重编的版本也难免在经历社会变迁中或多或少失去原本意蕴。特别是那些把原译作为参照力求摆脱原译文字的重译，难免会用同义或相近词句改变当初更恰当的语义。当然，先入为主的翻译可能会让后译者不易企及。原始地再现初时的翻译本貌，也是为当今的翻译提供值得借鉴的蓝本。

搜寻查找并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

首先确定这些译本在中国是否首译。

其次是这些首译曾经的影响。丛书拾回了许多因种种原因被后来丢弃的不曾重版的当时译著，今天的许多读者不知道有所发生，但在当时确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再次是翻译的文学体裁尽可能齐全，包括小说、戏剧、传记、诗歌等，展现那时面对世界文学的海纳百川。特别是当时出现了对外国戏剧的大量翻译，这是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模仿西方戏剧样式的新剧热潮分不开的。

困难的是，大多原译著，因当时的战乱或条件所限，完好保存下来极难，多有缺页残页或字迹模糊难辨的情况，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在技术上、编辑校勘上作了十足的努力，达到了完整并清楚阅读的效果，很不容易。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首编为九辑：一至六辑为长篇小说，61种73卷本；七辑为中短篇小说，11种（集）；八、九辑为戏剧，27种32卷本。总计99种116卷本。其中有些译著当时出版为多卷本，根据容量合订为一卷本。

总之，编辑出版这样一套规模不小的丛书，把世界文学经典译著发生的初始版本再为呈现，对于研究界、翻译界以及感兴趣的读者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文化的积累更是具有延续传承的重要意义。

二

2018年3月1日

[法]都德 (Alphonse Daudet) 著 王實味 譯

薩 芙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初版

薩 芙

—

「來，看着我。我喜歡你這雙眼睛的顏色。你叫什麼？」

「叫榮。」

「僅是榮嗎？」

「榮，葛沁。」

「從南邊來的，我看得出。多大年紀了？」

「二十一。」

「是藝術家嗎？」

『不是，馬丹。』

『啊！那好不過。』

在一個六月的夜裏，一個風笛演奏者和一個埃及女人，在德蘇勒特家書齋背後，棕梠與樹樣的鳳尾草的陰蔽中交換着這些簡短的話語，在那化裝跳舞會的尖呼聲，鬧笑聲，與舞樂聲裏，差不多不易明晰聽到。

對於這埃及人探討的研問，那風笛演奏者用他那年青人的坦白，和一個沈默好半天了的南方人底疏慢與鬆快的嘆息回答着。對於那成羣的畫家與雕刻家是個陌生人的他，被一個朋友帶到後那朋友即刻就看不見他了，他有着逗人愛的被日光晒成了金褐色的漂亮臉子，有着像他所穿的羊皮衣上的羊毛般密而短的鬚髮，已經閑蕩了差不多兩個鐘頭了；在他底周圍，大家咕噥着讚仰他，這是出他意料之外的。

舞客們粗暴地用肩擠他，書齋侍僕們嘲弄譏笑他那掛在肩上的風笛，和那在夏夜穿着又重又不舒服的山上服裝。一個日本女人，眼睛使人想起城垣的外廓，高高的假髻用鋼針攏持着，

當他媚眼流盼他的時候嘴裏低吟 *Ah! qu'il est beau, qu'il est, le postillon!* (呵他多美
喲，他多美喲，這個馬車夫！) 同時，一個西班牙 *novia* (新娘) 在一個 *Apacke* 酋長手彎裏抱
着走過，急劇地把她的一束白茉莉擲向他的臉上。

對於這種種的進攻他並不懂，以爲是自己在顯出很可笑的样子，於是逃進到那玻璃走廊
的蔭影中，那兒樹底下靠牆放有一個短榻。那女人即刻就來了，在他身旁坐下。

年青，美？他不能說。她那來回走動地搖擺着的整個身段上罩着藍色羊毛外衣，衣的長鞘中
露出一雙直裸到肩膀的圓整的臂；她那帶着許多戒指的兩手，她那因前額垂掛着奇異的鐵飾
品而襯得愈大的灰色圓睜的雙眼，形成一個和諧的整個。

不用說，是個女戲子。德蘇勒特家是常有許多女戲子來的；但這猜想使他不安起來了，因爲
他對於那種人有着很大的恐懼。她坐得很接近他，肘撐在膝上，頭倚在手上，說話帶一種端莊的
甜軟，聲調中帶一種倦意。『從南方來的，真的嗎？這樣光亮的頭髮，這是很珍奇的東西哩。』

於是她要知道他在巴黎已經住了多久了，問他所預備着的可以派充外交官的考試是否

很難，問他是不是有許多熟人，又問他怎樣到這羅馬路的德蘇勒特家來的，這地方離他底拉丁區是那樣遠。

當他告訴她那個帶他來的學生底名字時，——『拉龔諾里，就是那著作家拉龔諾里——你一定知道他的——底一個本家。』——那女人臉上的表情變了，突然黯淡了；但他並沒有注意到，因為他正是眼睛發亮而看不見事物的年紀。拉龔諾里曾告他他的堂兄也將到那兒去，並允許爲他介紹。

『我非常喜歡他底詩詞！我將很高興去認識他！』

她對於他底天真帶憐憫地微笑着，兩肩美妙地一聳，同時用手拂開一棵竹子的柔葉，向那跳舞室中週視一過，看能否發現他底偉人。

此刻，那宴會就像西洋鏡的幻景衍變似地生動而光明。那書齋——勿寧說大廳，因為那兒很少做過什麼工作——直伸展到屋頂，形成一個大的房間，那輕而透氣的夏季簾幔，那細草或銅絲網的天幕，那漆的屏風，那雜色的玻璃器，那鑲在一個文藝復興式的高火爐門上的一叢黃

玫瑰花，被許多中國式，波斯式，摩耳式以及日本式的燈籠的五光十色奇形怪狀的反光映照著，這些燈籠有的是有孔鐵片鏤成回教禮拜堂門樣子的，有些是彩色紙製成各種菓實樣子的，有些是像展開的扇子，花鳥，大蛇樣子的；而且，那淡藍色電光一閃，要突然把一切成千成萬的光線都襯得黯淡，並射出一縷冷光，像月光一樣，照在那些面孔和裸露的肩膀上，照在所有的衣服羽飾，金飾和緞帶等等的幻影上，這些幻影在那跳舞室裏相互擠擦著，在那荷蘭式樓梯的梯級上投映著，那樓梯有著粗的鐵欄杆通到第一層樓的走廊，第一層樓被許多雙層褥墊上的頸子和引導人底指揮棒狂亂的飛舞襯顯得低矮了似地。

從他底坐處，這青年人自那綠的樹枝與正開的牽牛花編就的籬笆中看見了一切，這些紅花綠葉與那些粧飾品很相配。替牠們鑲了一道邊兒；在那繼續不斷的跳舞動作中，如果看花了眼，就看見像有 *stycine* 的花圈擲在一個 *pompadour* 牧羊女美妙的臉上；而且，他這種暢觀感到加倍的興趣，因為他那個吉普色人更聽到許多榮顯的，人所熟知的名字，這些名字是隱在那些華美的，各式各樣，奇形怪狀使人高興的服裝下。

那驅使獵犬的獵人，他底短鞭斜叉地掛着，是查汀。稍遠一點，那穿着襤褸的鄉村副牧師袈裟的，是老易莎伯裝扮的，他用一包紙牌填進他那有扣帶的靴子使他顯得較高一點。高魯老爹在他那穎瓦利式帽子的深檐後微笑着。她又指出湯麻司古鐵裝作一隻惡犬，雲特裝作一個捉賊的，卡穆裝作隻低唱着的小鳥。

有幾種莊嚴的有關歷史的服裝，一種有羽飾的米拉式的，一種烏仁太子式的，一種查理第一式的，被年青的畫家們穿着，明白顯示出兩個世代的藝術家之不同；最近的後進是莊嚴，冷肅，面孔就像商業公會的會員似地，被專心於銀錢事業而生的特別綢紋，早期地顯現得老了；那些老一輩的卻顯得較孩子氣，搗亂，瞎吵，嬉皮笑臉的。

雕刻家高達雖已是五十五歲了，又有許多研究會的獎章，但終像一個營幕裏的騎兵。他那裸露的兩背呈現着他那碩大無朋的二頭膀筋，一個飾作 *sabre-tasche* 的畫家調色板靠着。他底長腿搖擺着，他正在跳着一種 *Grande Chaconnière* 時代的 *cavalier soul* 舞；音樂家德包特在他對面，穿着一身回教呼禱詞禮者在宴會時所穿的衣服，他底頭巾歪斜着，模擬着那

danse de ventre (一種舞名)並用一種可怕的尖呼聲叫着“Ja Allah, il Allah !,
(Allah,回教之上帝。)

那些嬉皮笑臉的名人們被一個大的圓圈圍着了，舞客們同時也休息了，此刻，在他們之前，站立着主人德蘇勒特，擠縮着他底小眼睛，他的 *Kalmuck* 式的鼻子，他底斑白的鬚鬚，在旁人的快活中感到歡樂，非常高興而又裝作不是那樣。

德蘇勒特，那機器師，一個十一二年前的巴黎藝術界的典型人物，皮氣很好，很有錢，有藝術趣味，他那安然自得的態度和對於公眾意見的蔑視使他過着漂蕩的獨身生活，這時正在由島里到德黑廊的鐵路上作事；每年，爲要在十個月的勞乏，許多夜的幕宿，許多沙漠與濕地上的奔波之後來休養復原，他回到巴黎在他這羅馬路的房屋裏來過那最熱的季節；這房屋是依他自己的匠心建築的，裝潢得像一所避暑山莊，他在這裏招致許多聰明的男子和美麗的女子，在寥寥幾星期內，使人類文明給與他牠底最開胃最玲瓏的產品之精華。

『德蘇勒特到了。』這消息即刻傳遍於那書齋內，同時，那些掩在玻璃前廊上的大紗幔子

像舞臺布幕一樣捲了起來。那就表明許多宴會將要開始了，他們將要有兩個月的音樂，跳舞，歡笑，聚餐，打破那住別墅行海水浴季節的 *Quartier de l'Europe*（四分之一的歐洲）的癡癡的沉寂。

德蘇勒特個人是並不參與那種使他底書齋日夜喧嚷着回應着的縱飲宴會的。那不倦的浪子在歡樂中帶一種冷然的情感，一種微笑着的淡漠的睇視，像是被大麻癡醉了似地，而同時又有着冷靜的鎮定與明澈。他用一個東方人的輕蔑混合着點愛惜與禮貌款待女人們，像一個忠誠的友人一樣，不計較地豐厚地給與；至於那些被他底財富與宴會中奇異的歡笑所吸引而來的女人們哩，沒有一個能誇說她曾作過他一天一上的情人。

『一個好人，對誰都一樣，』那吉普色人接着說，她已經告訴了葛沁以上的事實。突然她又阻止她自己的話——

『你的詩人在那兒呢。』

『哪兒？』

「在你前面，穿得像個村中的新郎。」

那青年吐出了一個失望的「哦！」他底詩人那肥胖的，流着汗的，光亮的傢伙，襯着那有兩個尖子的假衣領，和榮諾式繡花的背心，現出拙笨的可笑樣子。他想起那使他每讀都要脈搏加快跳動的 *Livre de l'Amour*（愛的書）的失望刺心的銳叫了，他非意識地大聲唸出——

「爲把生命給與你那倨傲的大理石的肉體呵，

薩芙(Sappho)呀，我已經把我血管裏最好的血耗去了。」

她很快地掉過頭來，搖響着她那些野蠻的裝飾品。

「你說些什麼呀？」

那是拉襲諾里的詩句，他很詫異她竟不知道。

「我不喜歡詩詞，」她直捷地說，臉上現一種顰蹙，看着跳舞同時又神經質地玩弄她面前掛着的美麗的紫丁香花束。於是用力地，好像強制她自己下了個痛苦的決心似地，說了聲「晚安」就不見了。

那可憐的風笛演奏者目瞪口呆了。『她是怎麼回事？我向她說什麼了？』他拷問他自己的腦子，但除掉說自己最好去睡覺而外，什麼也想不起來。他很憂鬱地拾起他的風笛，回到跳舞室裏，想到他必須經過那所有的羣衆纔能出門，比那吉普色人底告別更使他苦惱。

那種在許多大人物中感到自己渺小的自覺使他更加畏縮。他們是不再跳舞了，除掉這兒那兒很少的幾對兒，無神地倚傍着賈其最後的餘力，跳着一個將定的圓舞；在他們之中，高達，巍峨而偉大，頭直昂着，紅的兩臂攙着個做織工的小女人團團地轉着，她底頭髮在風中飛舞。

從後面敞開的大窗中，擁進了一陣陣的曉風，帶着白色的曙光，使棕樹的葉子沙沙作響，把蠟燭的光焰吹倒就像要把牠們刮滅似地。一個紙燈籠燒了，餘燼也爆碎了，僕人們在安置許多小圓桌於房間的四周，像在咖啡店的洋臺上一樣。德蘇勒特家的客人們吃飯常是這樣，三三五五地；這時對勁兒就聚在一塊兒。

那裏有粗大的喧嚷聲，兇厲的呼喊聲，城外的“Piloni”模仿着東方女孩子的聒噪『吡吡吡』地答應聲；更有低語的談笑聲，和女人們被擁抱而去的淫浪的笑聲。

當葛沁正想乘那雜亂的機會溜出門的時候，他那學生朋友，濕漉漉的流着汗，兩眼像醋碟子一樣，每一隻膀子挾着一瓶酒，把他叫住了：『怎麼，你究竟幹什麼鳥事去了？我各處都找遍了。我有一席酒，還有幾個姑娘兒，從寶瓊來的小巴蘇萊里——裝束得像日本人一樣。你知道的。她叫我來找你。來，快！』於是他跑去了。

那風笛演奏者很焦躁；而那跳舞會的狂野的興奮又在誘惑他，那漂亮臉子的小女戲子又在遠處招呼他。但有一個甜柔的聲音在他耳畔輕輕地說——

『不要往那兒去。』

那個剛纔曾同他吵在一塊的女人此刻正在他的旁邊，把他帶着走，他遲疑地跟着她。爲什麼？那並不是因爲她本身色相的吸引力；他差不多並不曾看她一眼，那在遠處招呼他的另一個，正整理着頭髮上的鋼針，比她要使他喜歡得多。但他服從了一個超越於他自己底意志的意志，那頑固強烈的慾望。

『不要往那兒去。』